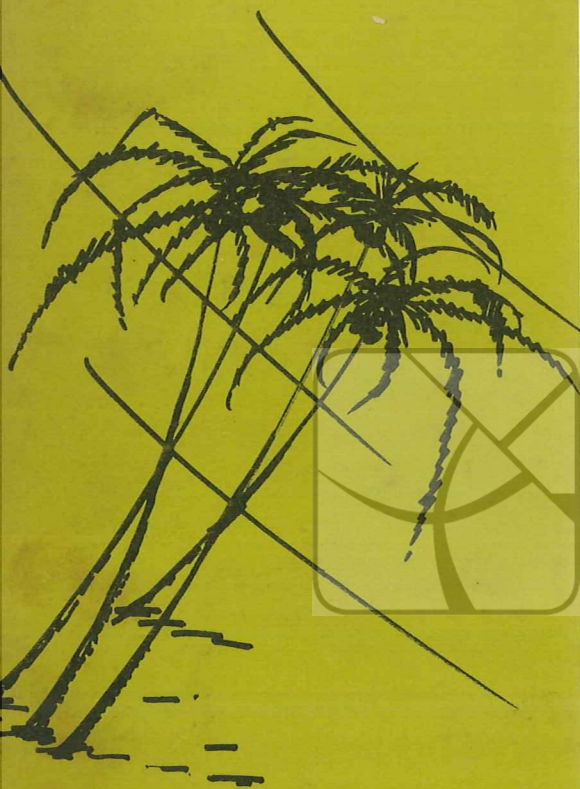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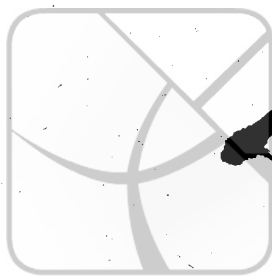
矛盾集

風沙雁 著



燕炉文化企业公司

矛盾集



風沙雁 著



洪坊文化企业公司

目次

关于文艺批评者的问题.....	1
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	3
第二语文与瓜子帽.....	5
神经衰弱症与民族败类.....	7
站不住脚的论点.....	9
文艺短论.....	10
驳“诗人”的谬论.....	12
诗坛上的空白.....	14
杂文两则：.....	16
看不惯就说	
人类中的鹦鹉	
要能接受批评.....	18
一对卖“曼尖棵”的老夫妇.....	20
有友来访.....	24
长堤掠影.....	29
《沉船》简介.....	34

《这年代》缺点多	38
谈夏桦的《盼望》	40
朴素无华的诗篇	
——《生活诗钞》评介	44
洋溢着生活气息的诗篇	
——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51
与尤琴谈《小岛醒了》	56
轻评淡介《风下杂笔》	58
蓓蕾鲜花相映成趣	
——散文集《风暴》读后	60
品赏《菜根小品》	64
评《走在风砂的路上》	68
谈谈《生活杂笔》	71
后记	74

关于文艺批评者的问题

前些时候，有人指责本地的文艺批评者缺乏风度，流于漫骂。最近又有人非议时下的写作者，只“在报章或杂志发表过一两篇短文”，“或出过一两本小集子”，就俨然写起书评来，是很使人汗颜的事。这样一堆究起来，似乎可以说只有那些“著作等身”，“修养到家”的人，才配得上称为他们心目中的文艺批评者了。

古时候衡量诗的一个标准是“温柔敦厚”，这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文士们所深深赞许的。因此对那些合乎“温柔敦厚”的标准的诗作，他们便说是“怨而不怒”，否则就说是“辞不雅驯”；甚至连杜甫，只因其诗作涉及民生疾苦而遣词有俗俚之字，那些缙绅先生们就骂他为“村夫子”。说文艺批评者缺乏风度，流于漫骂的今人，其咀脸与缙绅先生们并无二致。

至于要求文艺批评者要“谦虚”，要有丰实的著作，也够令人发笑。如果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其中的一个手挥有木棍一条，一起在树丛中走，骤然发现了一条毒蛇，大家一起喊打，那手持木棍者，单凭一般的常识，挥起木棍竟把

毒蛇打跑了。刚好这时有位拳师在场，不单不拔刀相助，却来讥笑这孩子使棍不合乎拳路，并说该去向拳师学师三年，而后再来打毒蛇。任何有良知的人，相信都会赞扬这孩子的见义勇为，而骂拳师是“幸灾乐祸”吧。

不从文艺批评者的立论来指出其偏差或错误，并帮助他们进步；但知一味说文艺批评者没风度，流于漫骂；责他们不“谦虚”，没丰实的著作，这现象之所以产生，追根究底一句话：思想倾向不同，爱憎之情也就各异了。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

真理并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某一种思想或见解可能被视为真理。但随着时代的前进，那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被视为真理的思想或见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批判并加以唾弃。然而，要注意的是，当一种思想或见解还没有完成它们的历史任务时，换句话说，当这种思想或见解才刚刚被我们发现和运用时，便妄想指出它们的“白璧有瑕”，这是异想天开。在目前的历史阶段，新史观便是唯一正确的史观。如果有人用这史观来分析历史事件或人物，而得出不太正确的结论来，这只能说明运用的人掌握这史观掌握得不太好，而不是新史观有问题。一个人在平坦、宽阔且不滑的路上走路而会跌倒，这不能怪路太坏，只该怪自己不会走路。

史观当然是用来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但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又何在呢？一句话，在指出历史人物对他那时代的贡献外，是同时还要指出其落后面来的，使生长在这时代的我们避免重蹈古人的覆辙。但要指出历史人物的落后面来，又势非用现今的先进思想准则不可。如果只用历史人物当时的思想准则来批评历史人物，又怎能看出历史人物的落后面

来呢？既看不出历史人物的落后面来，又怎能教我们不重蹈古人的覆辙呢？

说杜甫不是“人民诗人”，这至多只损失了一个“人民诗人”的街头；但为了拥护这街头，而导致千千万万的今人重犯杜甫的错误，这损失就太大了。如果毁损了一个偶像而能使大多数人进步，这代价是值得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廿八日



第二语文与瓜子帽

每当农历新年将来临时，较有规模的大公司照例会雇人画了两个头戴瓜子帽，脸儿笑嘻嘻在拱手作揖的华人，挂在该公司的墙壁上。夜晚，恭喜发财那四个大字配上不伦不类的用福建话拼音的英文字母，加上戴瓜子帽的那两个华人，是颇使一些连自己的华文名都不会写的准峇峇也笑颜逐开，很受感染于节日的气氛了。其实也不只是华人新年如此，马来同胞的开斋节，印度兄弟的屠妖节，也莫不依样画葫芦。

各民族的子弟只学了少许的母语，便会在社会的发展中不致于不认识自己，或迷失方向，甚至和欧美人士混淆起来，这是准峇峇对发扬各民族固有文化的独特见解。我却以为那少许的母语知识，顶多只不过是顶瓜子帽，宋谷或头巾。华人如果要借戴瓜子帽来与欧美人士不相混淆，这实在是脱裤放屁。只要不是色盲或白痴，在看到棕头发白皮肤的欧美人士时，再看看自己的黑头发黄皮肤，总不会拥上去和他们拥抱接吻吧！

不过，看惯讲惯写惯了横行文字的准峇峇，偶而发发点伟论，小民把它当作既脱了裤，也不妨放放屁来看待，也就

算了。可恼的是闲得发了慌的专家学者，居然也优伶演戏，戴起瓜子帽，摆起扇子，又来大谈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这当然是名利双收的事，但世间最可恨的植物是没有枝干的爬藤类，一个人若连民族的自尊也卖掉来当帮闲的角色，还有什么人格可言呢？

用华文作为写作的媒介语，所谈的对象又是华文，谈的题目竟然是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这是何居心呢？这不是华人的奇耻与悲哀吗？华文竟沦为华裔子弟的第二语文，这现象何以产生，专家学者敢不敢由此发掘下去，寻找出其根源与摒除这现象的方法呢？否则一味瞎扯瓜子帽长衫该如何设计，才能作为分辨华人与欧美人士的标志，最终只能获得个民族败类的臭名。

神经衰弱症与民族败类

一个人如果不管自己的人格，民族或文化，把它们一一变卖掉了，那个人的幸福当然是很容易得到的。但群众的舆论又颇可畏，这变卖了人格又变卖了民族或文化的人，作贼心虚，只要偶而有批评誉议的声音出来，就想竭尽所能去阻住。可是一手难遮天下口，真理自在人心，于是这样的民族败类，往往就患上神经衰弱症，惶惶不可终日，终至于只要看到有人在低声说话，便认定对方一定是在讲他的坏话，无所不用其计，务必使对方不准开口不可。终日生活于惶惶中的民族败类，其心情自是不会开朗畅快的，但他并不反省这是由于自己多做亏心事，反而说时势复杂，人心叵测，难怪象他一样的民族败类都要患上神经衰弱症。

据说百万富翁是容易患上心脏衰弱症，但大家都知道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运动，体内脂肪堆积过多使然的。富翁如果硬要说其心脏病是由于日常事务太繁重，操劳过度造成的，这多少也有点根据，到底不是主因；而且富翁所操心的事务，最多也不过是盘算如何剥削别人，与民族败类的操心怎样高价拍卖人格民族与文化，一样是卑鄙与无耻。

对民族败类的神经衰弱症与百万富翁的心脏衰弱症，绝不是设立什么什么医学所能治愈的，能治好的药剂或许是：放下屠刀，洗心革脸重新做人。但这样的期望无异是与虎谋皮，因此民族败类的下场必然是：死在猎人的枪下。



站不住脚的论点

据谓，某大学哲学讲师说人性本善的理论基础是根基于天性本善。天性何以见得是善，那是由于天生万物，无所偏爱，一视同仁，由此可见天性本善，而人性是秉受自天，由此可见人性本善。这样的言论，拿去骗骗图腾社会的人们或许还可以，要拿来蒙骗七十年代的人民，简直是笑话。但该讲师每年依然这样讲，大学生们也这样听，从来就不曾想到把这理论与事实印证一下，这实在是个怪现象。

可是，最近在报章上更读到有人说什么海洋该归为所有人类的资产，海洋若归为沿岸国家所有，则必引起列强的争夺，而导致世界纷争不已。一件东西有了属主，竟会比一件东西归为强盗所共有更易引起纷争，说这样的话的人，若不是有与强盗同伙的嫌疑，至少也是神经病发作了。

如果由站不住脚的大前提得出的结论，要人们遵循着去实行，而且硬说这就是真理，除了博得广大群众的一笑外，就只能暴露归结这结论者的无能与卑鄙用心。

文艺短论

有人说出现在本地舞台上或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形象，那副雄赳赳气昂昂，似乎不可侵犯的凛然神情，是令人反胃的。在否定一些有正确主题思想而人物形象刻划得不太成功的作品之后，进而对于正确的文艺理论也怀疑起来，甚至说这先进的文艺理论也是框框。

文艺作品的题材是来自现实生活，但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事件人物，却应该比现实生活更集中，更具普遍性，也更具典型性，这已是常识。谁都不否认，在我们的社会，工人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如果片面地夸大了，细致地刻划了他们的缺点，然后说这就是我们社会里的工人；而闭着眼睛不提或不愿意提及典型工人身上具有的优点；这样的来反映现实，既收不到教育群众的效果，对既存的现实社会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外表较好看的人，未必都是好人。相反的，倒有相当多数是坏人。但在舞台上，演正派角色的，却多是面貌较姣美的。此无他，因为我们希望理想中的好人，是外表与内心都一样的美。同理，我们也希望真

正的好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果出现在舞台上或文学作品中的石油工人的形象不成功，那是该作者对生活的体验不够深刻致然，而不是先进的文艺理论不正确。

因为有些作者的生活实践不够，致有相当数目的不成熟而只具有空洞正确主题思想的作品出现，并不能令我们对先进的文艺理论产生怀疑，这观点是应该正确的。



驳“诗人”的谬论

有一位自认为是诗人的“诗人”，例举了杜甫写过《客至》，李白写过《怨情》，来为他的那套诗歌是可以写花花草草的，而不一定要写劳苦群众的谬论作佐证。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对于认识不太高，而又很纯洁的年青文艺爱好者的毒害是有的，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其立论的荒谬之处来。

首先，该“诗人”所举的那两首诗，并不是杜甫或李白的代表作，也就是说杜甫或李白的伟大处，并不在于写过《客至》或《怨情》。如果因为杜甫或李白偶而有些抒发个人的情感之作，便妄想把自己和李杜相提并论，这种行径正是鲁迅先生在《苍蝇和战士》中所说的苍蝇的嗡嗡（口旁）。

其次，古代诗人，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并未能在主观上努力突破狭窄的生活圈子，因此如陶渊明虽也写过反映农村生活的诗，但到底是“隔岸观火”，不能道出农民真正的心声。这正是古代诗人的缺点，该“诗人”竟然不指出这点来，而要我们的年青文艺爱好者重蹈覆辙，其居心何在？不难明矣。

第三，大自然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当然可以也应该描写，但不同思想的作者，其描写大自然之作也就各异。李杜有爱国忧民的思想，寓之于作品，即使是描绘祖国山川之诗作，也能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这是读过李杜诗作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任何一位一心只想当“诗人”的“诗人”，如果也想把自己用来编织桂冠用的花花草草的诗作，和李杜的描写自然之诗作等量齐观，这只有令人作呕。

年青的文友们，我们要从那些梦想作“诗人”，而竟梦想到发梦囔的“诗人”的谬论中，得到反面教育。让我们老老实实深入生活，拿我们脑中原有的正确思想去实践，在实践中体验出劳苦群众的心声，这样写出来的诗作才会感人，才有生命。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诗坛上的空白

自古以来就只有农民是辛勤耕作的，而不会有吸血成性的地主愿意去劳作。可是，在不合理的社会里，勤劳的农民是会有无地可耕的遭遇的，以致无法种出黄澄澄的谷或绿油油的菜来，原因是地主把可供耕种的土地收回了。但地主为了累积更多的财富，于是又会把收回的土地转租给农民，农民为了生存，被迫为佃农，因此田地上也依然可看到黄澄澄的谷与绿油油的菜，虽然并不属农民所有。

说文艺界的诗坛或什么领域会有空白存在，那是杞人忧天。和地主的需要吃饭穿衣一样，大人先生们也是需要一些什么宣扬「爱国主义」，国家意识的东西来点缀“繁荣”与“升平”的气象。只要不太孤陋寡闻或视若无睹，这样的东西是比比皆是的。要是你有幸遇上一些“佃用文人”，他们除了会邀你入伙外，那苍苍绿绿的可供点缀的东西还会免费赠送给你的。所以只一味在悲叹诗坛会有空白存在，是有点近乎于瞎嚷嚷的。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农民的被迫为“佃农”，是为生活所迫，心中是十二分的愤懑的。文人的沦为“佃用”，

却是心甘情愿，非常满意的。再有一批园地既被打手们抢去，而又不甘沦为“佃用”的文人，在还没有园地可供耕种的时候，这批文人确实是要给诗坛或文坛留下一些空白的，但这责任不该由他们来负，而该由抢夺者来承受，关心文艺的朋友，若不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问题，只怕诗坛会留下一段空白，那是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的。



杂文两则

看不惯就说

几年前中华总商会诸公，每当入学登记的日期近了，是曾热热闹闹地举行过提倡拥护母语教育的运动的。这几年来，商会诸公大概贵人事忙，这运动是没举行了。渐渐的，大家都以为华语既是母语，与生俱来就必懂的，也就不再关注这问题了。

但也不是说就因此而没人再提起这问题了，学者专家是还一直在谈着的。譬如“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法”，“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一些难题”啦，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几万言，这热情是很令人敬佩的。

可是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却被专家学者所忽略了。如果有一个国家竟愿意将领土割让给别国，而其国民又来奢谈如何处理托管地的行政上的难题，相信这国民是最愚蠢不过的。这犹之乎自身甘为人妾，还大谈该如何守人妾之道，是一样令人发笑的。

对华人而要对之大谈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法，这是

华人莫大的讽刺和悲哀。但构成这现象产生的原因，却是专家学者所不要或者故意不要去追究探讨的。

人类中的鹦鹉

去年曾和朋友到飞禽山溜达了半天，于今还记得那隻只会频频叫“哈罗”的鹦鹉。当时，听到这只鹦鹉叫第一声“哈罗”，自己的感觉是：它相当聪明。但它却并不因此自足自制，接着又叫了七八声“哈罗”，露出一副学舌的奴才相。回来后，偶而和朋友谈起这事，才又知道鹦鹉是跟什么人吃饭，就学什么话的。例如吃潮洲老板的饭，它就会说“头家莫多（在）”。鹦鹉的奴相十足，确实令人为之齿寒的。

但想不到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中的鹦鹉，其奴相却比飞禽中的鹦鹉更其鄙下。有人在写文章时，不但学鹦鹉长篇引述主人的高论，还由此演绎论述一番。更甚的是，他还会为主人辩护，说什么我们不能倒贴米价啦，物价高涨是由于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啦，堂堂皇皇，洋洋洒洒数千言，一篇接着一篇地出现。那献媚的奴才相，不仅鹦鹉比不上，甚至连摇尾乞怜的哈巴狗都要自叹不如呢。

飞禽中的鹦鹉，只知一味学舌主人，已足令人厌恶。人类中的鹦鹉，不仅学舌主人，还会引申主人的言论，为主人辩护，其奴相就更令人厌恶，而其阴险的用心则令人痛恨。

委能接受批评

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感受较深。一是从书本上或别人的转述中而来的间接经验，感受较浅。但人由于受到时间，空间，地点的限制，并不能对每件事物都有直接的经历，因此间接经验也是很重要的。

在酝酿写《十四到十八岁》期间，我曾想找些工友们谈谈童工的生活情况，期以间接的经验来补救没有直接经验的缺憾。但到底没有这样做。这是写作态度不够严肃的表现。因此我对千言君对该“诗”的一针见血的评语，很是赞同。

九月廿日又读到千言君对零丁浪君的《眼睛出售》一诗的批评，觉得千言君的观点也很正确。十月四日读到《弄清意思才批评》一文，对零丁浪君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一些不满情感，觉得很不对。

我们不否认作者有良好的写作动机，也相信作者真挚的感情。但单有良好的写作动机和真挚的感情，并不能担保作品一定会成功和感人，这连零丁浪君本身也承认该诗是：“没想写得不成功，竟得了个反效果”的。

我们认为文艺批评者和写作者的关系该是友善的。只要

不是有意歪曲，而是有见地、含有善意的批评，都是写作者该接受的。

千言君对《眼睛出售》一诗的评语并没有错，错的倒是零丁浪君的不能接受批评的态度，如果单凭读报纸得来的题材，而没加上些亲自经历的有关经验，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一定不会成功和感人。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



一对卖“曼尖粿”的老夫妇

自从这车站移到近那座组屋来后，每早我都看到那对在车站旁卖“曼尖粿”的老夫妇。他俩都是近于六十岁了，那男的似乎永远只穿着一条黄粗布短裤和有袖的破旧背心，那女的也好像老是穿着黑长裤和斜开着的布钮扣上衣。一辆和他们一样老的三轮车，置放着一块陈旧的木板，木板上放着蒸“曼尖粿”的锅和其他用具，原料，配料等。经济的不景，百物增价不止一倍，但令人惊奇的是这对老夫妇所做的“曼尖粿”大小和其他小贩的一样，却只卖一角钱一块，这至少是五年前的价格了！他们所赚取的利润何其小啊！生意很好，但他们所用的蒸具却是小型的，每回只能蒸一块“曼尖粿”，加上有了年纪，手脚又慢，我真怀疑在这忙碌的三两小时，他们能蒸出卖出多少块“曼尖粿”？有时碰到下雨天，那歪歪斜斜的雨丝，随着急速的风左扫右冲，三轮车上的那把大雨伞是遮挡不了的，他们俩就被淋得浑身湿漉漉。有时风大起来了，大雨伞歪斜，那他们又得齐力把它摆正，扎稳，弄得满头大汗。这样艰幸的生意，要如何做下去呀？我心里这么想。果然不久，我就没看到这对老夫妇了。

日子在平淡中过去。由于要学习外文，我常常在傍晚时刻离家，几乎到夜阑人静时才回。一个赤道特有的雨夜，我一下了车，找不到躲雨的地方，只有跑往平时绝少到的对面那座组屋避雨。风夹带着满身的雨珠，在组屋楼下的空地上袭来刮去，象一群孩子们在兴奋地捉迷藏，把雨珠洒在楼下避雨的人群身上。我才略略定下了情绪，就听到一阵从收音机传来的潮州曲。循声望去，赫然发现这对久违了的 老夫妇。在这夜深时刻，竟还摆卖清蒸花生。臭土灯在晚风中颤抖着微小光晕，把那写在小卡纸上的“每包两角”四个红字映得很惨淡，有点象是用凝结的污血写成的。花生的微温，可从大盆中散发出的阵阵蒸气感到。但生意很淡，偶而有一两位顾客购买，这对老夫妇就很认真地把花生放进漏斗型的纸袋，很谨慎地点数着找换，很客气地和顾客谈说些什么的。有一个衣着很光鲜的青年，也向他们买了一袋花生。“不用，不用。”我听到那老公公在说着。“那里可以不用付钱。”那青年回答。“先生是高等人，一包花生算是送给你做礼物吧！”那老婆婆插咀进来说。那青年人终于把钱放在木板上走了。我自忖这青年必是在什么制服机关做事的。这才会使这对老夫妇这样恭敬。对了，他们是没有那张叫做什么“礼申”的，象其他小贩一样挂在那儿示众。

中秋前夕的月亮已经很圆很亮了，只是它镶在远处高耸的楼宇顶上，在闪闪烁烁的日光灯的映照下，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光辉。我一如往常地匆匆赶去学外文。路经那座靠近车站的组屋时，我发现有一群人聚在一块，气氛颇不寻常。好

奇心驱使我也挤进人群里望一望，虽然时间不准许我久留。我看到那对老夫妇在和一个满脸杀气的青年争辩，那青年怒气冲冲地抄录着那老公公的登记，“不出来卖，我的家用又不够。孩子们都长大了，结了婚，自己都顾不来。我们老的两个，租间单房，要房租，要水火费，我俩人老了，别的工做不来，只好做点小买卖。讨‘礼申’，不批准。没‘礼申’，我们知道不准卖，但我们没法子不生活啊！”那老公公动怒了！环境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在只懂得冷酷照条文行事的机关工作过一个时期的人，是会把残忍当作乐事，把同情视为粪土，这青年就是在毫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把手续办妥，扬长而去。

此后的十数天里，我再没看到这对老夫妇。半个月后，我竟又发现他们在另一座组屋的停车场旁卖花生。一样陈旧的三轮车，一样暗淡的臭土灯，一样充满着期待的眼光。生活，生活教人即使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也得想法子来挨下去啊！但刮风起浪的海，是不会有平静的角落的。才又两个月光景，我又再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十月末的东北风，对自幼生长在炎热的赤道地带的人们来说，是凛冽的，凛冽得教人颤抖。掠过南中国海而来的潮湿的东北风，是雨季的发酵素。早晨一凉如秋的赤道，在雨丝飘洒下，竟冷得有点苍凉。正是这样的早晨，或是飘着微雨的悲凉的黄昏，甚至是夜阑人静的时刻，我又看到那老妇人在卖着清蒸的花生。这回她是单独地挽着个大竹篮，枯坐在楼下的铁管上，看看满篮的花生，望着上下楼的人们，她

的老伴，已不和她在一块了，也许他去坐牢抵罚款，我这么想。

生活，在这繁华的都会，是如十二月的阴霾的天，那样沉甸甸地压着人们。



有友来访

他就这样地坐了下来，忧悒象一团雾笼罩着他。他连动一动也懒，手中握着的那个纸袋，也垂放在大腿上。

我已经叫他不只三回，把那搁在桌上的柑水喝完，他却始终低斟浅酌地喝了一口，一杯的柑水，喝了两次，还有七分满。

我真的不知道，他今晚来找我有什么事。这位在大学里虽然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平时见面却只打打招呼的同学，这几日里竟然接二连三来找我三次，都找不着；今晚是第四次了。家人曾问他找我有什么事，可以留张字条，他又始终不肯，姓名也不给。今晚他终于找到我了，然而却沉默极了，一反在校时谈笑风生的作风，双手不停地抚弄着那个纸袋。他那忠厚老实的脸，分明给一道阴悒笼罩着。

我不着边际地和他谈些同学们的近况，他显得有点冷漠，甚至有些心不在焉。最后我在无意中谈到他那系的篮球队队长黄秦光来，他才紧接着说：“黄秦光很得意呢，在一间电子厂当管工，月薪七百，刚刚前个月才结婚，生活满快乐的。”

“你经常还有去探访他？”

“上个月去找他，他还跟我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保一万元。”

这样一说，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在保险公司任职的，便顺便问起他的近况来。

“在军队整整呆了两年，去年七月才出营，在家闲坐了半年，今年二月好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

“薪水高吗？”

“薪水可以说没有，一个月只有些许的车马津贴费，其余的收入要看你介绍多少人买保险而定。”

“这样看来，‘甘密仙’是很高吧？”

“每介绍一个人保一万元的险，大概有两百多块的‘甘密仙’可拿，以后每年再得少许利润。”

“这很不错吗？一个月若介绍三五个人，不是有上千元的收入吗？”

“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的，但想想，象我这拙于辞令的人，念的又是数学，讲话不会修辞；最重要的是人面不广，要到那里每个月去介绍三五个人来买保险呢？”

“公司方面有没有硬性规定，每个月你至少要介绍几个人买保险？”

“公司的规定倒还松，如果六个月内不能介绍最少两人买保险，就得辞职。”

“松是松的，问题是象我们这种刚离校的青年，在这社会认识的人不多，开始时要介绍一些人来买保险还容易，时

日一久了，认识的人都问遍了，要再到那儿去找人买保险呢？”

“你说得对，”他斜睨我一眼说：“这八个月来，我东找同学，西找朋友，勉强才拉到五个老朋友买保险，总共赚了千多块，但平均起来，每个月还不是只有百多块的收入。这还不要紧，使我感到难堪的是，每逢拉到一名买保险的人时，我就感到很内疚。我总觉得，通过我买保险的老同学，并不是在他的内心里有这种需求，而实在是不要令我失望，一半象是同情我，一半象是帮忙我而买的。每个老同学，当我找他时，总是和你一样，问起我的近况，问起我的职业性质，而后喟然叹息地说：‘数学系的人才，流落到这地步来当这职业，真是大材小用。’然后劝我转行，最后才跟我买保险。”

“何只是大材小用，简直是学非所用，”我想起离校后自己所做的这份工作，愤愤地说：“其实，我的处境也不会比你好多少。”

“我是知道你的工作性质的，无论如何，你总有一个固定的高薪，生活安定舒适多了。”他终于展出一丝笑容，扬一扬手中的纸袋，把保险单拿出来，很熟练地对我讲解起买保险所能获得的利润。

“有工作，生活安定舒适，这就是我们知识份子的理想么？”我不听他的讲解，硬硬插话进来。

他停止了核算的工作，两眼凝视着我，有点儿惊愕的样子。昏黄的灯光照着他忠厚的脸庞，我看到他的嘴唇微微地

颤抖，似乎有好多话要说，但他终于咬紧嘴唇，露出一丝带点歉意的微笑。

我也突然感到有点歉意，在一位被生活迫得不得已廉价贩卖知识的落魄的老同学面前，我竟以暖饱者所常有的那种自鸣清高，自我标榜不庸俗的态度来对待他，我实在是太不近人情了。因此我又笑一笑来摆脱自己的窘态，然后带歉意地对他说：“老林，对不起，我打断你的话，你再说下去吧。”

他犹豫了好一会，嚥一嚥口水，才说：“我刚才是说你若买一万元的保险，每年只需付五百多块，廿年后你便能领回一万七千多块，当作储蓄来看，这是值得的。”

廿年后，谁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况且，廿年后的一万七千块会比目前的一万元来得有价值吗？我也怀疑。

“老林，你把柑水喝完吧。”我实在没耐心听下去，便这么说：“我不会在目前这份工作呆太久，随时都会辞职的，因此，在最近的将来，我想不会买保险的，很抱歉让你白跑几趟。”

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嗒然若失，我们静静地坐着，默默无语。

为打破沉默，我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去。谈话的气氛好多了，我们直谈到十一点多，我才送他到车站搭车。

回来倒在床上，夜雨竟淅淅沥沥洒在屋簷上，香蕉叶上，椰树叶上。想起这段日子来，为了实现自己的一点小愿望，天天早出晚归，奔波得连想一想周遭发生的事情的时间都没

有；今晚躺在床上，听这夜雨敲窗的声韵，想到许多大学的同学，都如老林一样廉价地贩卖学来的知识，或为富家子弟补习作为“第二语文”的华文，或数理，或沦落为公会的座办，或在出入口商当个小书记，或在市集摆起小摊卖杂货，思想起伏，一缕愁绪竟如这淅淅沥沥的夜雨在晚风中飘来荡去。



长堤掠影

雨后的黄昏的海风，吹着堤岸的野草瑟瑟作响，令人感到有点寒冷与凄凉。车子已渐渐由时速卅哩减到廿哩，终于又不得不煞住，前面排着长龙的车辆正等待过关。

“先生，请弄帮我一程好吗？”一位年青活泼的少女问我，她提着两大塑胶袋的鲜橙。

“上来。”坐在我身旁的印籍同事穆汝说。

“谢谢你，先生。”她提着那两包重甸甸的鲜橙，坐在后座，我缓缓开动车子前进。

“先生，请你把我这两袋鲜橙放在前面的座位好吗？”她又开口要求。

我不大情愿地接过她的两袋鲜橙，心中暗骂，这少女太过份了，太不识趣了。

待了好几分钟，车子才到达临海的栏杆。乍晴乍雨的十二月天的黄昏，毕竟是比较早的来得早，在雨季里的黄昏有极其灿烂的晚霞映照的柔佛海峡，此刻才只有六点出头，却是灰蒙蒙一片似水墨画了。

“这么灰暗。”穆汝喃喃地说。

“嗯。”我有同感。

“先生，你把我的护照交给关卡的官员好吗？”车子已渐渐驶近关口，那少女又要求我了。

“你自己不会拿吗？”我有点烦闷地应她。她拿着护照的手刚伸出又缩回。

“先生，请你帮忙帮忙，要是给关口的官员看出我是弄帮你的车，他们一定会查车的，那两袋鲜橙就要抽税了。”她犹豫了好一会，终于又开口解释了，挺认真的。

“你买这么多橙回家干什么？”

“好命哦！我买鲜橙回家？我是买了再转卖给人家的。”她都(口旁)着咀说。

“转卖给人家？一粒有几分钱好赚？”我感到新奇。

“一粒一分或两分。”

“你们在谈什么？”听不懂华语的穆汝在问我。我用英语向他简略地说明谈话的内容。

“可怜她。”穆汝摇头说。

“为什么不去找工作，这样一分两分的微利，你一天要跑多少趟，能赚多少钱？”

“跑多少次倒不要紧，我最怕的是进关时看到那些官员的脸。我觉得他们都似乎知道我一天进进出出好多次。哟，你可知道当他们看我的护照照片时，我的心跳得多厉害。”她又拍胸口，又吐舌头。

这表情十足象个小孩子，使我不得不端详着她，她的确是还很稚嫩，大概只有十六、七岁。

“相信你的家境不会好吧？应该找份工作才是办法。”我建议着说。

“我本来就在鞋厂当工人，但鞋子的销路不好，厂方一个礼拜只让我们做三天工，赚的钱不够补贴家用，我才利用没工作的日子，来赚点费用。”

“哦！”我突然觉得这少女很可敬爱。我出身贫寒之家，自小就贩卖水果，零食，也尝过一天只有两毛钱的蕃薯叶伴稀粥的滋味。我面前的这少女，不正是过去的我吗？然而，近两年来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已教我多少忘掉自己过去的辛酸。我很为自己刚才对待她的态度而感到内疚。

“左边的狭道没车辆，向左。”车子快进关口，穆汝指示我。

我把车子驶向左边。

“先生，请你把护照一起拿给官员。”她又把她的护照交给我。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她的眼睛呈露出惊慌的神情，我赶紧接受了她的要求。

“有东西吗？”那官员问。

“没有。”我撒起谎来。

“座位下面的那两包是什么？”

“是鲜橙。”穆汝回答。

“是送给亲戚的。”我补上一句。

“可以开走了。”那官员说。

“真谢谢你的帮忙，先生。”那少女说。

“不用。”

车子继续来到火车站，那少女叫我停车，说：“谢谢你，先生，再见。”

“再见。”

我把车子驶入右边的街道，泊好，买了一些所需的用品后，看看时间还早，就和穆汝顺便到附近的咖啡店喝杯茶。

小市镇的咖啡店的格调到底和城市的不同，虽是华灯初上，还是冷冷清清的，天又飘着蒙蒙的细雨，陈旧的店面在昏黄灯光与迷蒙细雨的衬托下，显得更其阴沉了。

穆汝呷了口茶，说：“密士特宋，你会认为你刚才被那少女利用了吗？”

“不会的，我同情她。”我说。

“她们用女性的魅力来利用有车阶级的男性。”穆汝又说。

“我不承认自己有丝毫的邪念，当我容许她弄帮我的车时。”

“你可能是例外。但你相信不相信有些男人允许她们上车，是基于对方是女性，对他们有魅力。”

“是会有有的，但也会有许多和我一样纯然出于同情她们的贫穷处境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她们这样做有任何损害及她们的人格嫌疑。这社会的经济结构已逐渐走向单纯化、统一化，由最近发生的一些银行吞并银行，某些企业的合并，在说明了唯有雄厚的资本家垄断了一切经济利益，较小资本家都难以在这社会立足，更何况是升斗小民呢？”

“你似乎是个经济学者。”

“我不是学经济的，但种种现象告诉了我这结论。”

“密士特宋，你有热情，善良，诚实，但这些品质在这社会不值钱，这社会不需要这些品质。”穆汝把话题引开去。

“我知道，但我有更多比我热情，善良，诚实的朋友，我相信这社会有一天是会变的。”我看了看他，他很疑惑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没有心情听我的谈话，便把目光投向窗外。苍茫的暮色已全然把这小市镇围绕笼罩。蒙蒙的细雨，不知何时也变成豆般大了，猛烈地敲打着咖啡店旁的峇植里树，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

“密士特宋，可以走了，你还在想什么？”穆汝站了起来。

付完了账，驾着车子沿着长堤回来时，我不禁向这小市镇投下临走前的一瞥，只见灯火辉煌，车辆喧哗，一派繁荣的气象，但谁有注意到在这繁荣的外衣里，隐藏着多少穷人的辛酸。长堤的海风更加凛冷，从车窗袭了进来，我为之战栗了起来。望了柔佛海峡一眼，只见波涛滚滚，方兴未艾。

《沉船》简介

泰国虽有三百万华侨，但我们对泰华文学却很生疏，主要的原因是泰华作者出版集子的少如凤毛麟角。前些时候曾读到一部中篇小说《波折》，觉得该作者的写作技巧颇不俗。这次读到《沉船》短篇小说集，除感到高桐君有写小说的才能外，对其思想认识的颇高也很赏识。据写序的许征鸿先生说，高桐君只受过高小华文教育，又“患上罕见的‘肌肉萎缩’恶疾。”，“不但不能走路，仅起坐亦有问题。”但在这样恶劣的健康条件下，高桐君还是发奋苦学，在短短十余年中，仅短篇小说就写了近百篇。高桐君的对文学的热爱及其对真理的追求的精神，是多令人钦佩的啊！

《沉船》短篇小说集，只收录了作者的十篇小说，但仅就这十篇小说，不仅“很具体地反映泰华近十年来的历史黑暗面”，就其写作技巧来说，也不无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高桐君很能以对景物的描写来衬托出小说中主角的心情，例如：

“在曼谷一条通往湄南河畔的小码头的小路上，两旁堆满着垃圾和狗粪，右边墙壁下（人家的屋后）便是一处公共

厕所，行人经常在这个地方就地小便，因而臭气薰天，令人欲呕。这里每天除了来往搭船渡河的人外，极少有行人从这里经过。这时已临近黄昏，行人更见稀落，只有两只顽皮的小野狗在来往追逐嬉戏，环境显得荒凉冷寂。”（《芭蕉叶与塑胶袋》）

这段文字是出现在抱邦耶带着大把卖不出去的芭蕉叶归家之前，它很好地配合了抱邦耶郁郁不乐的心情。

高桐君也能以短短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泰国的风光。例如：

“正午的阳光照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径上，这是乃玛诺他们村中连接一大片农田的羊肠小道。小径长约半里，一边是荒芜的矮土岗，乱石成堆，杂草丛生；一边则是疏落的小丛林，路边几株参天的大菩提树，枝柯如织，绿叶茂密。”（《血泪洒土丘》）

高桐君在处理题材，安排情节方面所下的苦功，在这十篇小说中，亦可见一斑。同样是以第三人称写法的八篇小说中，《芭蕉叶与塑胶袋》、《沉船》和《一对老活宝》，象炭笔速写画，但人物的形象却颇鲜明，只是“一对老活宝”陈财隆与王捷成的忘恩负义、卑鄙无耻的行径，竟会在双方的互相谩骂中揭露出来，既太不近于情理，且其表现手法也太单调乏味，简直是一篇对口词。

《血泪洒土丘》，《失业之后》与《王先生与乃曼》的确是反映了社会的黑暗面。其中以《血泪洒土丘》的结构较严谨。但这三篇都有流行小说的偶然性太强的弊病，致使小

说失去了真实感。即使作者真的经历过这些偶然的事件，但把它处理成小说中的主要情节，却也是不确当的。

《穆朗村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泰国农民有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艺海沧桑》描绘了潮剧没落的境遇。只是前者内容略嫌冗赘了些；后者在主题思想上不无商榷的余地。我们以为地方剧的没落，主要是剧目内容陈旧不堪，不能反映现代社会的生活面，当然观众的经济拮据也是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外来潮剧的能引起观众的一阵轰动，那是由于观众的好奇心促成的，外来潮剧若是久驻演下去，也必定会受到人们的冷落的。

《不甘被侮辱的人》与《听来的悲怆故事》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前篇作品从他兼职于磨珠店写起，由包发头的闲谈中，很自然地揭露了包发头如何剥削磨珠的佬族工人，并巧妙地引出阿绿的上场及包发头对阿绿的存心不轨。接着以阿绿的二哥乃塞是的不小心丢失一个珠子而受到包发头的呵责，进一步暴露了老板的残忍粗暴，而作者的热心帮忙乃塞是拾回那颗丢失的珠子，使作者与阿绿兄妹结下友谊，这情节的发展又很自然。奇峰突起，作者有一晚与乃塞是闲谈，引出乃塞是的家庭辛酸史，谈话刚告一段落，竟发生了包发头调戏阿绿的丑事。由于作者的见义勇为，公然出面来帮助乃塞是解围，阿绿兄妹才能安全地离开磨珠店，由此作者与阿绿兄妹的友谊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因此事作者被包发头掉去职位，阿绿兄妹也回去东北的家乡去了。小说结尾是以阿绿给作者的一封信及随信附上的汇票，大虎牙作结束。

作者处理这篇小说的手法及蕴藏于其中的主题思想，既具体地体现了他的思想认识之高，也说明了作者是有写小说的才能的。

后篇的内容揭露了在星马的我们所没法看到的以家为妓寮的惊人现象。不过，这篇小说的小主角在受重伤的当夜，而竟还有能耐对作者细诉他的家史，这样的处理非常不合乎事实。作者若能把小主角的故事，改在疗伤期间才讲出，会更合乎常理。同时，丕逢既曾经是有名的拳师，难道除了靠妻子卖淫给他生活外，他竟不能做点较有意义的工作吗？上述二个弱点显示了这篇小说纯然是虚构的。

综观《沉船》小说集，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色，是：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人物，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受折磨的，受欺压的一群。凭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沉船》是泰华文学的一瞬闪光，它不仅揭露了该社会的黑暗面，它也提供了我们在取材，表现手法上，有可借鉴的地方。继续努力创作吧，高桐君，如果你的健康允许你这样做。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

《这年代》缺点多

静星君的《这年代》，刊登于十月十二日《文化》版上。这首诗无论在主题思想上或遣词用字方面，都有一些缺点，现拟一一指出来，和大家相互研讨。

在主题思想上，这首诗患有严重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全诗共分四节，首节从某些青年的“步伐竟似老态龙钟的老头，那么虚浮，那么缓慢”，“犹如风吹杨柳，模仿女人扭摆他们的粗腰”来说明“这年代会令你感到羞耻痛恨”，甚至是“令你不敢抬头面对世人”的。第二节从某些青年的歌调“象危在旦夕的病者的呻吟”，“难得听到爽朗的笑声”来说明“这年代就象萧瑟的秋天”。第三节以“某些青年引吭着糜烂肉麻的黄色歌曲”，“狂跳着淫猥的色情舞”，“穿著着袒裸的迷你裙和热裤”，来说明“这是个色情泛滥的年代”。最后一节是这样的：“你的心呵！如果尚未麻木，怎能不破碎？怎能不哭泣？”

读完全诗，除了觉得作者曾罗列了一大堆这社会的病态青年的各种令人心伤的举止外，作者并不能帮助读者从这些现象中看出什么本质问题，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进一步指出

是谁造成这些现象的出现。同时，贯穿全诗的感情是低沉的消极的，不能使读者在读完该诗后，能兴起改革这社会的熱情；相反的，作者还说“令你不敢抬头面对世人”，你的心“怎能不破碎？怎能不哭泣？”试想，面对病态社会的丑恶现象，单单心破碎了，心哭泣了，又有什么用呢？这首诗正象一位没有放进自己的感情，或者说放进错误的感情的摄影师，用他的照相机把周围的现象拍摄下来，一一排列在你面前，然后对你说：“（心）怎能不破碎？怎能不哭泣？”。

在遣词用字方面，形容“步伐竟似老态龙钟的老头”的青年，竟用“满腔热血”；形容“说话的声调，象危在旦夕的病者的呻吟”的青年，竟用“精力充沛”；形容“引吭着糜烂肉麻的黄色歌曲，狂跳着淫猥的色情舞，穿著着袒裸的迷你裙和热裤”的青年，竟用“朝气蓬勃”，都是用字不切当的例子。要知道，这并不是一首讽刺诗，上述的那三对词汇，含意是好的，不允许反其意而用之。

总之《这年代》此诗无论在思想主题上或遣词用字方面，都有不少的缺点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

谈夏桦的《盼望》

读完了夏桦君的《盼望》后，最先给我的印象，就是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短篇小说这体裁的性能。《盼望》中的八篇小说，除了《在面包房里》和《这条路走对了》，对人物的刻划较成功外，其他六篇的人物刻划都不成功。

夏桦君刻划人物，往往只想通过一项事件的描写，来收到突出人物形象的预期效果，而所选择的该事件又不是典型的，因此他的意图就失败了。短篇小说当然只能写生活的横断面，但这生活的横断面必须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性的，足以突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夏桦君刚好没做到这点，因此，《长夜》中的生叔，《落叶》中的楚雄，《阴影》中的友索，《新年前》中的祥嫂，《盼望》中的亚丽，《苍蝇》中的林苍影，作者虽然竭力描写他们的语言行动，但由于受到作者所选择的非典型性的事件的限制，人物就显得模糊不清了。

人物形象的不鲜明，是作者的缺点之一，但作者更大的错误却还在于歪曲了劳动者的形象。《阴影》中的友索是个清道夫，清道夫固有象友索那样爱慕虚荣的，但大多数还是自爱的，作者错把偶然的当典型来描写，无形中就丑化

了劳动者了。而且，如果友索真的是虚荣到那个程度，那他到奈尔的家后，只看到奈尔的贫穷情况，只听了奈尔的一番训话，竟会感到难为情，甚至拿起扫帚扫去屋里的污秽，友索的性格前后矛盾如此之大，这是很不合乎常理的。

作者的思想偏差还表现在：当劳苦群众遇到困难时，作者只轻描淡写地叙述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情形，而没有进一步指出这种互相关怀与帮助，只是要达到改变社会制度的一种必须因素，只是长征中的一个起点，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同时，作者对于劳苦群众互相帮助与关怀的场面，描写过于简单化，不能令读者通过文字的渲染，去深深感受到那动人的场面，作者的描写过于公式化与一般化了。我们反对把劳苦群众的遭遇处理成悲剧的下场，但过于简单化了的喜剧性结尾，却也会模糊了人们的视线，甚至使人忘记了斗争的目标何在。

如果说对于事件选择的不当是由于作者理解生活不够深刻，那情节的安排，气氛的制造及人物语言的运用，便该属于写作技巧的运用范畴了。夏桦君的小说，情节都过于平淡，几乎全是平铺直叙。假使小说中的故事本身原本就平平淡淡的，当然也不用故弄玄虚，以曲折的情节来处理。可是，象《新年前》中亚弟的遭受意外一事，《苍蝇》中的同学们集体签名一事，这两个情节应该更好地用心来处理，这样至少能给人较有戏剧性的感受，而收到高度概括，集中生活的效果。但夏桦君都白白的糟蹋了这些情节。

气氛的制造，夏桦君有注意到的。《长夜》中开头一小

段描写黑夜，《阴影》中的开头描写小镇的静，都是其例，可惜都不很成功，原因是作者没有很好地把对于环境或景物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状态有机地联系起来。《长夜》中对黑夜的描写，根本和生叔的沉重心情无关。《阴影》中的对小镇的静的描写，和友索寂寥的心情固然有关，却又插入一段物价高涨的叙述，既破坏了气氛，又嫌过于拉扯。

人物语言的运用，夏桦君基本上是有注意到语言要切合说话人的身份。但有些地方还是不够通俗化，口语化，如生叔说的：“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批蠢人，总有一天会完蛋的”，祥嫂说的“这家伙吃了我们的钱”，“家伙”二字是少在没受教育的妇女口中出现的，苍影说的“圣人不与小人一般见识”，很不切合作为教师的苍影的身份，即使是怎样浅薄的教师，谅也不至于把自己称为圣人，这些都是处理人物语言不当的例子。

《盼望》一书中人物写得较成功的是《在面包房里》和《这条路走对了》。前篇通过老蔡和小林这两个工友的遭遇，来暴露老板钱如明的剥削本质。后篇通过工友亚发怎样由过百无聊赖的星期天生活到富有意义的星期天生活，来歌颂工友队伍中，有认识有思想的青年，怎样帮助认识较低的工友走上光明的道路。

从《盼望》中的八篇作品看来，夏桦君的小说取材相当广泛，的确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面，但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不够深刻，而所叙述的生活横切面的事件又不是典型的，且不是多项而只是单项事件，因此刻

划人物便不鲜明。人物形象必须通过多项事件去刻画描写，人物的性格才会突出鲜明，这应该是写作的一般原理。

以上拉拉杂杂谈了些不成熟的读后感，愿与作者和其他文友们共同讨论切磋。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九日



朴素无华的诗篇

——《生活诗钞》评介

多喝了几年墨水的人，在下笔为文时，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咬文嚼字，掉掉书袋，以致自己写出来的文章充满着陈腔滥调，毫无清新感。高阳君是一个多喝了几年墨水的人，但他写的诗却是如此清新朴素，曾浸于古典文学而能不掉书袋，这是他的长处。庸夫君是少喝过几年墨水的人，也因此他写的诗就更通俗浅白如话了。

诗歌虽是文学艺术中最高的表现形式，诗歌对文字的要求也较诸其他文学形式更为严格，但诗人的灵魂却是诗歌的生命。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灵魂卑下的诗人，能写出引人向上向善的诗篇。诗人是把他的整个内心世界，通过文字这媒介，老老实实的排在读者的面前，给读者们观看，从此引起共鸣，并与诗人共爱憎。任何虚假的，矫柔造作的感情，并不是诗人的由衷之言，并不是诗人自己的行动准则。即使是如何地慷慨激昂，也都只是美丽的谎言。这种夸大其词的诗篇，对诗人本身来说是极大的讽刺。“诗为心声”，《生活诗钞》是具体地体现了这一点。由于生活境遇的不同，出现

在高阳君与庸夫君诗中的生活画面也各异。反映大学里的怪现象，追忆孩童时的事迹，抒发心中的悒悒之情，及偶而嘲讽亲身看到的现实中的丑恶现象，这样的题材出自于一个刚离开学校，而尚未曾步入社会的高阳君来说，便是很自然的了。描绘底层人物的辛酸，歌颂正义人士的斗争，及抒发能突破个人牢骚的藩篱的情怀，这是已在生活海洋中颠簸，翻滚过的庸夫君的诗篇。现实是丑恶的，许许多多的怪现象，不合理的事物到处可见，以憎恨的感情来揭露这一切，高阳君与庸夫君都是一致的。你若是一个还有点热血的青年，你一定会和高阳庸夫一样憎恨这样的事物。只有对该憎恨的事物兴起憎恨，我们才会想去拔除它，就凭这一点，《生活诗钞》中的诗就有存在的价值了。

高阳有丰富的想象力，看到《着火的灯笼》，他想的是：

“哈！

红烛，

烧着了纸糊的天地，

照亮了黑暗的外头。

想起一心到底，

透一点微光，

算得了什么。”

看到星星，他说：

“我爱星星，

爱她们纯洁，

爱她们在漆黑的夜空，

放射着点点的光芒。”

他借着“炭”来寄寓一种理想：

“还在深山老林的年代里，

献身的心，

已默默地滋长；

向着太阳，

发着誓愿，

那火一般的热，

早已敛藏在心坎。”

他借着仙人掌来歌颂坚强的生命力：

“沙漠里砂石滚荡，

仙人掌挺起胸膛，

一片黄色的天地里，

插立着碧绿的宝剑。”

没有绿叶红花，

只要浑身针刺，

虽然行旅渴得要命，

仙人掌牢牢钉在土里，

心已探到了水源。”

但高阳并非一味在想象的天地里飞翔，他到底是有热血的青年，他有着辛酸的童年的记忆，在那静静的梧槽河畔度过辛酸的童年。他的辛酸及和他一样贫困的孩子的辛酸，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消失而消失。他唱道：

在那静静的梧槽河畔，
 杂居着各族的劳苦大众。
 人们称这里是贫民窟，
 四年前大火烧光木板屋。
 有谁能说苦难已经被远远带去，
 用沾沾自喜的口气指着新建的楼房？
 不幸的人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梧槽河还象往日一样肮脏。

他在童年时遇到的大人物的咀脸，到现在还依然出现：

这世界看来还是老模样，
 “为善的贫穷命短，
 造恶的享福寿长。”
 那一天在报纸上面，
 我又看到他在大声呼喊，
 说什么热心公益，
 要为自由平等而苦干！

他还看到铤而走险的霸王车司机的艰辛生活，为了两块半而熬去一天青春的女工，仅仅十二岁就在车辆飞驰的马路上奔走的捧面的孩子。他《梦见》大学园里的丑恶现象，他目睹名《作家》奔走营钻的百丑图，《鬼话》里的群鬼狼狈为奸，当然他也有激励朋友向上向善的歌。

高阳的诗，朴素无华，于平淡中现出简洁凝练。他偶而采用歌谣体来讽刺现实，虽不太成功，有点打油诗味，但涉及的内容有现实意义，读起来又琅琅上口，节奏也好。如果

不停滞于摹拟歌谣体，而能进一步地创新，他的诗当会写得更成功。

题材较少触及民生的艰辛，相当重的份量是在借事物抒己情，这是高阳的诗的不足处。希望在深入社会生活后，他能写出较能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来。

与高阳一比较，庸夫的诗则多取材于底层人物的辛酸生活。庸夫是在生活海洋颠簸着，翻滚着的青年。他的亲身的遭遇，促使他必然的会同情底层人物的不幸。他这样生动地描绘《珍厂跟车》的生活：

初出谋生胆战兢，
手拿空珍十二个，
走起路来摇摇摆，
乒乒乓乓地下摔，
赶紧拿起又叠上。

这种工作是繁琐又吃力的，但待遇却是：

“谁知薪水拿到手，
一天工钱仅块七，
刚够一天生活费：
车费中餐及茶水。”

他如此描写《推销员》的生活：

敲不完的硬板门，
尝不尽的闭门羹，
听不绝的埋怨声，
对着不欢迎的人，还要笑脸道声歉。

对无理取闹的人，只有把苦痛埋心间。

他描绘了农场工人的生活图，他同情童工的不合理待遇，他怜悯老神女的不幸晚年，他感叹老三轮车夫的艰辛境遇，他揭露了一些疯妇之所以疯的根源，他追问日夜不停劳作者生活却艰辛，而不事生产者，却衣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的缘由。他的《心哭泣了》，当他看到底层人物怎样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甚至被攫去了生命。他看到美国的百孔千疮，乌烟瘴气；但他也看到了觉醒了的美美国人民的反战示威。自然他也有抒写胸怀，激动友人的诗篇。

庸夫的诗的特点是通俗浅白，有话直说，毫不晦涩，生活气息浓。但也许是庸夫对底层人物的生活感受体验得还不够深刻，因此他所刻划的老神女，老三轮车夫、疯妇、农场工人，都仅仅是通过这些底层人物的一般生活现象来表现，显得笼统而不够集中化，典型化。

有时，庸夫还会因大意而用词不当，如《推销员》中的“乘着朦胧的晨曦”，“晨曦”是早晨的阳光之谓，用朦胧来形容它是不恰当的，早晨的阳光是明亮的，并不朦胧。老神女的最末五行诗：

“岁月的消逝是在挽救灵魂与肉体，
不再被损害，被侮辱？
还是衰老的肉体与灵魂。
等待这社会给她的恩俸？
等待与死神握手？”

词意含糊不清，令人费解。

诗歌对文字的要求是较严格的，但诗歌的生命是要等待诗人本身用行动去体现。已经具备了较正确的人生观与文艺观的高阳君庸夫君，又用真挚的感情唱出他们心中的不平，愤怒与欢乐，则这些诗歌虽然还存在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缺点，但有那一位歌手不是在千百次的磨练中成长起来的呢？我们等待着高阳与庸夫的更成熟的诗篇的出现。



洋溢着生活气息的诗篇

——评《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单单有要表现劳苦群众的生活的主观愿望，并不一定能使文学作品产生预期的客观效果。很多题材是取自劳苦群众的作品，在艺术效果上并不能使人感动，这并不仅仅是作者本身没有较高的表现手法，而是作者不熟悉这类题材。凭道听途说，加上想象，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一定不会逼真，不能感人。《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的作者李擒白君，从小生长在凄风苦雨的柴船头，长大后又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他用诗这文学体裁，把他童年的生活片断及成为工人后在生活线上深深体验到的现实，一一表现出来。这些诗篇，饱含着穷人的生活辛酸，暴露了剥削阶级的贪婪无耻，揭穿了所谓社会繁荣的美丽外衣，也暗示了光明的必将到来。擒白不是用口号，用呐喊，用叫苦的词句来写诗，他是用活生生的，他所熟悉的生活现象，来提炼，来裁剪，来集中做题材。他用速写的，然而高度集中的，抒情的手法来描写柴船头的的生活面。他以叙事的夹带着抒情的笔调道出夹板厂工人生活的辛酸，老板管工的卑鄙无耻。他娓娓告诉你

《静静的裕廊河》流经的工业城的人们是怎样地在生活线上挣扎。他对自小就生长在那儿的柴船头有很多的记忆，他惋惜地告诉你他自己的没有幸福的《童年》；他怀念虚渡了二十年岁月的《守门人》孟加里星，因为孟加里星是善良的，是生活在柴船头的底层人物之一；他对柴船头的潮涨暮色与苦雨固然有记忆，但《估俚间》里瘦弱的三轮车夫，苦力，拾荒老汉的悲惨晚境更令他同情。

擒白不用口号写诗，但这并不说明他没有思想。在《贝壳》、《红烛》、《铁钉颂》、《画灯笼》等咏物诗中，他从较新的角度着眼来咏物，很巧妙地把自已爱憎之情，寓于咏物之中了。

擒白的诗，是来自生活中的血泪的。他说：“当我提起笔，踏上征途，这笔尖蘸着的不是墨汁，是沸腾着的血汗，饱含着生活的酸楚。”（《寄自远方》）。这是确实的，但只单单强调擒白的诗的内容之感人，而忽略了他的艺术技巧之运用，这是不对的。有感人的内容，这只是文学作品成功的一半，有相适应的表现技巧，才能使作品臻于成功。擒白的诗中，常常出现一些既有意境而寓意又十分含蓄的诗句，正是这些诗句，使他的诗作较诸于一般诗歌更耐人阅读、寻味。例如：

“街边有人贴上一纸光明，

刺探这夜的黑幕。”

——《牛车水之夜》

“星罗棋布的工厂，就象八爪鱼的吸盘，贪婪吮吸

‘利润’，吞进那无底的肚腑。

——《静静的裕廊河》

“大牯佬以肩膀顶着碗口粗的船篙，在黑色的河水上支撑，一步步迈向前。”

——《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生活就象阁楼的昏暗，
煤油灯下蜈蚣、蟑螂，
木虱的血污，形成丑恶的斑点，
涂黑了破旧的壁板。”

——《童年》

“几声低沉的咳嗽，
落在‘估俚间’的阴暗里。”

——《估俚间》

“二十年的时光，
象屋檐临风的蜘蛛网，
守门人是忧郁的，
他默默地，
喝着苦涩的椰花酒。”

——《守门人》

“风从屋檐上大起来了，
 空气里颤抖着一只饿狗的长号。
 人们向着板壁上一盏煤油灯，
 那一线微弱的多索(二字口旁)的光睁着失眠的眼睛。”

——《柴船头的苦雨》

引这些例子，并不只是在强调技巧的重要性，并不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警句的来源，都恰恰好是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体会。任何缺乏生活内容的所谓警句，只是诗人的梦呓、乱想。

无可否认的，擒白的诗，由于具有深邃的生活内容，加上技巧的不俗，他的大部份的诗是感人肺腑的，但这不等于说擒白的诗就没有缺点了。

《海员》、《归》、《在果园里》等等诗作是不能和他的成熟作品如《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夹板厂之歌》、《静静的裕廊河》相提并论的。概念化，缺少生活气息，是这些诗的致命伤。这说明了擒白对海员生活的感受还不深，写来就没深度了。

流于一般现象的罗列，诗人没对所写的题材注入深厚的感情，而且缺少一个统一的主题来统摄全诗，是擒白的另一部份诗作的缺点，《牛车水之夜》、《天桥剪影》、《过春节》、《黄昏的裕廊河》、《朝霞》、《风雨的年代》，是其例。这个缺点的产生，除了说明作者对所写的题材没有深刻细致的体会外，不能抑制冲动的创作欲也是一个原因。

同一作者的成功和较差的诗篇相比较，又从而希望作者写出的每篇诗作都能令人再三吟咏、寻味，这或许会过于苛刻。但《柴船头——我生长的地方》给我们最具体与明显的印象却是：写得好的都是较早期的诗作，较后期的诗篇，题材好多是重复早期的；而诗中所内涵的生活面也相对地小了。这说明了作者写得相当勤快，新的生活经验还来不及消化溶入诗中，就只好采用旧的生活经验，造成了有些诗篇重复了写过的题材，且质量都一篇不如一篇；有些诗篇却又象不够熟的水果，缺少沁人心脾的果汁，这些都也算是偏差。

如果说批评不是诋毁，作为一个激赏擒白的诗作的我，除了说他有写作过于勤快的弊病，在细节上作一些吹毛求疵的指陈外，就再也不能道出什么具体的意见了。

与尤琴谈《小岛醒了》

我们不能说你是个没有写作才能的青年，《小岛醒了》中的对琴琴、怪仔及其他人物的刻画，是具体地说明了你是有写作潜能的。但我们读完了《小岛醒了》后，除了被故事感动外，却始终觉得好象缺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想一想，对了，缺少了一个更积极的主题思想。

你很会讲故事，把怪仔、韵姑、萍姐的遭遇那么生动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不禁为怪仔与萍姐的不幸而洒下同情泪，为韵姑的出走与六叔的离家感到高兴。我们痛恨残忍、麻木无情的大伯父二伯父，爱护敢于反抗强暴的琴琴。你讲的故事激起我们爱护一切该爱的人物与事物，也激起我们憎恨一切该恨的人物与事物。

你对情节的安排，也处理得相当好，紧接着韵姑的出走，是怪仔的被鞭打，接着又是萍姐的投河，这三段情节是紧凑而扣人心弦的，可以说，你已经掌握了写小说的技巧。萍姐将投河的那段描写雨夜的文字，也很有气氛。但是你对翠村的描写就很不够，你只是一般地介绍了翠村，不能使人对翠村有较具体的印象。

另外，琴琴一见到怪仔就会产生同情，而不象其他孩子一样对他“敬畏”，这是不大合乎情理的。怪仔骤见琴琴会产生好感，是因为琴琴很象他死去的妹妹，这还说得过去。

但这些都不是大缺点，较大的缺点是你对在《小岛醒了》中触及的种族冲突，钞票贬值，制止学习华文等重大事件，不能用较高的思想水平来分析它们，向读者指出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根源，时代背景。如果你的原意是要使读者相信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是冲击封建家庭崩溃的浪涛，那你是失败了。《小岛醒了》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封建家庭先行崩溃了，而后浪涛才拍上小岛来。如果你的原意是要向读者叙述在封建家庭崩溃过程中，青年男女热烈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决心，但小说中除了韵姑的出走较有意义外，六叔与琴琴的离家到外地求学，都只是逃避现实。六叔与琴琴有经济能力到外地去求学，但还有许许多多贫困如盈妹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小岛真的醒了，就应该会有人参加进为真理而奋斗的队伍去，这点你也应该指出，那才会较合乎时代的要求。

然而理论是理论，要教我来处理这样的题材，也必定是要失败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认识及思想水平不够高。文学当然是以文字来表情达意，但仅仅只有语文的表达能力，是很不够的，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知识越充实，就更容易分析问题，写出来的作品，思想性就会更正确。

我本身并不是一块写小说的料，以上所谈的，只是个人的一点读后感，仅仅给你做参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

轻评淡介《风下杂笔》

能从一件平凡的事物中悟出不平凡的哲理，能把一些看似不相关而实质有相连的事物联串起来组成文章，并阐发蕴藏于其中的哲理，这是作者的观察力精锐，思想水平高的体现。生活中遭遇到的小事件，看戏时引起的小感触，看图片时得来的联想，读书时领会到的道理，如此广阔的题材，紧紧联系着现实并对它作投枪或匕首式的投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取材的广阔是一回事，如何把它们组成文章，使之天衣无缝，并使之生动感人，这又得靠缜密的构思与文笔的流畅了。《岁杪有感》的二则短文，《软骨症的病根》，《杂感二则》中的第一则，《谈发牢骚》，则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优点。

爱憎的分明，观点的正确，文字的泼辣，及偶而的幽默中流露出的战斗的乐观精神，则是作者有高度水平的思想认识的具体表现。

把现实与阅读书画，观赏电影得来的感触联系起来组成文章，是《风下杂笔》的第一部份作品。重点放在介绍好书，表扬伟人的崇高品质，及揶揄落水狗的下场，则是本书

的第二部份作品。份量当然不足与第一部份作品相提并论，但作者的渊博的学识，正确的观点，流畅的文笔，资料的新颖，使这部作品比之于第一部份作品的价值，也丝毫不分高下。

然而，对这书的意见却还是有的。如果杂文是投枪是匕首，则所投所刺的对象该是现实。但为了使这投枪这匕首有装饰品点缀，以使在投掷时因投掷者有美妙的姿势，加上有装饰的标枪匕首的相辉映，红花绿叶，相得益彰，便可收到高度的艺术效果。可是如果这作为装饰品的丝带而竟缠到标枪的柄上或匕首的刀锋，美是美的，标刺便少了几许锐利。《笑的种种》，《从狗性谈起》，《蚂蚁篇》，《想当然耳》，都是有点上述的缺点的，即连《生活漫步》中的多数篇章也如此。这些篇章都由叙述许多性质相近或相同的事物开始，再引入到现实中来，然后骤然下结论完篇。作者的学识不可谓不博，写作技巧不可谓不高，文字不可谓不精练；但太多篇幅在转述阅读来的知识，没适当比例的篇幅来批判现实，那原为装点投枪或匕首的丝带，便会阻碍或磨钝了杂文的锐利，从而使杂文失去了它原有的战斗力。

尽管有这些不成熟的拙见，对《风下杂笔》却还是很欣赏的。对一般较年青的杂文作者来说，从这本书也是能吸收到写作杂文的技巧的。

蓓蕾鲜花相映成趣

——散文集《风暴》读后

从概念出发去攫取题材来写作，最不能避免的缺点是写出来的文章流于一般概念化，口号化。原因是作者先有要表现某种概念的意图，而后迫不及待地到生活中去攫取事件，由于这事件不是作者本身经历的或感动过的，因而写出来的文章，便不是有血有肉的东西，而是乾巴巴的说教文，劝世文。这样的文章，在目前的文坛上是很普遍的，这是非常不好的偏差。

散文集《风暴》的第一个特点便是生活气息浓，没有从概念出发去攫取题材来写作的作品，虽然其中有些作品在技巧上还有些缺点，但那种从生活现象中去发掘真理的写作态度，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这本散文集里，有含蓄地寓人生哲理于抒情笔调下的《风暴》，《香柑的记忆》，《风箏》，《怀念巴达河》；有微微寓抗日思想于追述作者自己惨痛经历的《死亡的桥》，《避难》；有寓轻轻的感叹于叙述自己贩书的感受的《摆书摊》；有在简短的文章中包含了作者从生活中体验到的哲理的《换脚车胎》，《晚上随笔》，

《怪亚叔》；有感慨社会的复杂，人心的虚伪的《都市人》；有勾勒了一副言行不一致，专讲空话的人的咀脸的《大年初一的来客》；有批判一般人在新年里过无意义的生活的《新年日记》；有反映新村生活的艰难与不便，因而盼望和平早日降临的《新村里》；有描绘贫困怎样迫害穷苦人家的《雨夜》；有叙述了平凡人的事迹的《依士卖》，《我家的老妈子》，《银王婆》，《张老师》，《野孩子》；有指出出现在文坛上的偏差现象的《文坛上的黑流》；有作者抒发自己坚持文艺工作的“傻”劲的《学聪明》，《掷笔有感》；有介绍本地及外国诗人的文章；也有纪念鲁迅先生的作品。或以抒情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说理为主；文笔有细腻含蓄的，有简练朴实的，有清新健朗的；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加上多样化的表现手法；新作者的纯真直朴，配上老作者的成熟凝练，蓓蕾与鲜花相映成趣，这是散文集《风暴》的另一特色。

从一般的文学原理来看《风暴》，它无疑地是一本相当突出的散文集。但若用较高的艺术水平来衡量它，那其中的一些作品如《依士卖》、《我家的老妈子》、《雨夜》、《银王婆》四篇记事散文，由于作者浓厚的感情并没有通过更凝练的笔调来表达，致使整篇作品有点流于纯粹叙事的弊病。散文成功的两个基本要素应该是：一、能从平凡的事物中说不平凡的道理来。二、以抒情的笔调来说理叙事，而不乾巴巴地说教或记事。上述四篇作品却正好缺少了抒情的笔调。

顺绿的三篇短悍的作品是颇具特色。他的用语简朴清新，偶而采用方言来作为人物的对话，更是生动精采。顺绿是颇有才气的，但他到底还很年青，他只是一个尚未开放的花蕾；花的清香却已蕴藏于花蕾中，开放时的灿烂夺目也可以凭着蓓蕾的美好去想象，就只是还未开放而已。如他经历过生活的磨炼后，写出来的文章定会更有内容与韵味的。

老一辈作者中的白羊的文字是上乘的，在《安眠》中作者把内心里的寂寥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深夜沉静气氛也制造得很好。但缺少的正是顺绿君的文章里的活生生的人物与事件。人的感情原本就是抽象的，白羊君的《失眠》却又企图通过抽象的描写来抒发心中的感情，结果只给人一种轻飘飘的，似乎很有点朦胧美的东西在眼前晃动着，滑溜着，却始终捕捉不到它，就因为这感情无所依附呵！

介绍鲁迅先生的四篇作品是可以一读再读的，这四位作者对鲁迅都有其一定程度的卓然见解，很能帮助我们了解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何在。

收在散文集《风暴》的文章是很少有火药味的，也没有骂人的泼辣，这当然是受到当时客观环境的限制；这一点杏影先生在《作为解释》与《说几句话》已有所说明了。唯其如此，在读《风暴》中的文章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本散文集已是整二十年前的作品了，其思想感情有些在目前看来已不是积极的了。同时，由于我们曾说过从概念出发攫取题材来写作是不对的，但却不可忽视了作者的思想认识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即使生活中有多么有意义的题材，却碍于作

者思想认识的不高，而不能分析藏在错综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果就白白糟蹋了有意义的题材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一日



品赏《菜根小品》

我第一次读到李向君的《苍蝇集》时，对其中某些篇章的自剖的知识份子的劣根性，就感到脸红。因为作者所自谦的自己的缺点，却是我也有的。他明明是在责备自己，但我感到他也似乎骂到我来了，因此很是惶惶不安，而想尽快尽早割除这些恶习气。

这次我读他的新著《菜根小品》，因其内容并不涉及知识份子的思想状态，就没有惴惴不安的感觉。但《从小学生的作文说去》，却又触及我的隐痛。我一向以为读了不少唐诗宋词，在中学时代又被师长们强迫背诵了不少名家的代表作，因此在下笔写抒情文时，很是左右逢源。最近一两年来，偶而重读自己的旧作，却发现自己的习作有过多的雕琢痕迹与吊书袋之弊。尤其可悲的是，当想写些杂文之类的东西，由于名家的警句美词派不上用场，就有笔钝之叹了。李向君的这一段话是很令人心服的：

“说起来这是一个矛盾。小时候因为词汇不够，不能达意，写不成什么好文章，长大后，多读了一些书，吸收了一些形容词、副词、成语、俗谚、诗词警句等等，词汇是增加

了，可是作文时反而处处受这些词汇的牵制，造句遣词都跳不出词汇的窠臼。加上这时候入世已深，已懂得做文章有时候要避讳，有时候又要‘迎合’，顾前管后，不敢说真话，做出来的文章自是没有什么‘个性’可言的了。”

他进一步阐明有了一点名气的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会越来越造作，个性越来越黯淡，而终至自动封笔了事的原因是：

“造成‘封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生活圈子没有扩大，思想水平没有提高等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未能泅过词汇的海。”

李向君认为“汉语”的一个特色是：“它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成语、格言、俗语、歇后语、诗词警句等等，给写作者许多方便。许多微妙的思想感情，随手拈来一个成语就能相当贴切的表达出来，没有了成语反而不能把意思说清楚似的。我们因此养成一种惰性，作文时三句不离成语，以致一般文章好象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没有特异的色彩，也就是没有个性。……我们作文时须得摆脱对成语等等的依赖性，不是说这类词汇完全不可以用，而是以尽量少用为宜，甚至于形容词，副词等，可以不用时也就不用。我常常这样想：倘若用象小学生作文那样单纯的文字，表达深刻的内容，那才是第一等的好文章。”

李向君不但希望别人能用单纯的文字来表达深刻的内容，他也用这样的标准来品赏别人的文章，因此他欣赏《自剖》和《溪》中的文章那种自自然然而又奇峰突出的笔法。

他说《扬尘集》的作者丁彦的文章风格很大一部份承袭了中国古文的传统，严谨缜密，却缺乏了一点锋芒，且喜用排比，这无异是寓贬于褒中的说法。但在读林臻的《风下杂笔》，他就真的欣赏林君的文字的精练，的富于形象性了。他赏识《挥手集》的作品正因为易非的文笔大多时候是平静的，朴素的。李向君的喜爱朴质自然，毫不雕琢的文风，在《穿衣与风格》一文中也有进一步的阐发。

李向君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见解，虽是发表于七五年五月，但收在他本集中的早期作品，如《打山猪》、《小岛中秋》、《雨后的码头》、《小岛忆趣》、《做戏》、《破肿缸》，却早已用平淡无奇，清新可喜的文字来叙述他在“一个小岛教书时的一些生活片断”。这几篇作品的思想性，无庸说是较弱的，但作者的生活情趣，却通过清新平淡的文字感染给我们。这是李向君驾驭文字的成功致然。

但如果因此而说李向君早期的作品与近期的文章，文字是始终一致的，却是不正确的。李向君的早期作品文字是朴质清新，毫不雕琢，但不大耐读。反观后期的作品如《东京的感觉》，《斯基雅基的没落》，《日本电影界的癌》，《为香港人辩》，《蛇王与茶楼》，《初尝臭豆腐》，《谈吃粥》，文字是还保持着平淡清新，但却有韵味，较耐读。

在内容上值得一提的是：李向君的那几篇游记文，颇不同于一般人的泛泛描述风景，介绍名胜。他能在短短的几天逗留期间，就对某地或某国的一些现象作了一针见血的分

析。他在《日本电影业的癌》中指出了“曾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电影”之所以没落，是由于“性店”泛滥造成的。他以亲身的经验驳斥了一般旅客说“香港人没人情味”的不正确。以较先进客观的观点，从较正确的角度来分析产生于异地的现象，李向君的观察力是锐利的。

《鲁迅怎样做父亲》可见作者组织材料的能力之强。《三年零八个月》在夜深人静时读来，令人心酸，虽然作者是尽力以平淡的笔调，向你娓娓叙述他一家人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不幸遭遇。

不过，《菜根小品》的思想性，总的说来是比《苍蝇集》弱得多了。希望这只是作者在风雨飘摇的日子中憩息时所偶而为之的作品，我们愿意看到的是象《苍蝇集》那样带有思想性的文字。

评《走在风砂的路上》

年龄如果不是决定一个写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的重要因素，它至少是和写作者的世界观同样重要地会限制他去摄取写作的题材；这论点在曹毅君的集子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以曹毅的现龄才廿一岁来说，她运用文词的娴熟，是远远超越了时下的某些同龄写作者的水平。但无可否认的，曹毅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面是较肤浅的，狭窄的。

从作品未注明的写作日期看来，作者的思想水平，写作技巧，都一直在进步中，这是令人欣慰的。在较早期的作品中，她还只停留在单单叙述事件的水平上，而不曾或较少尝试深入去分析问题，虽然《两棵菊花》是个例外。在较后期的作品里，她就往往能从俗定的价值观念中去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来。譬如她说受赞扬是一种心理负担，精神束缚，而不是快乐，这多少有点道理。但要分辨的是到底做了对大众有益的事而受到大家的赞扬，还是做了对群众有害的事而受到某些人的赞扬，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赞扬。如果是前者，那为了保持良好的作风，而致有点心理负担，倒是该快乐的。又譬如她说鸟儿的生活并不是自由自在的，原因是鸟

儿不事生产，只一味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由此她又引申到某种人的坐享其成的行径是可耻可恨的，最终定会受到群众的唾弃，这观点也很不俗。象上述那样有见地的观点，在《生活杂笔》与《踏入社会》两文中也可看到，这是她的思想水平较早期有所提高的说明。可是她的思路有时还会显得紊乱，如在《踏入社会》中的第四则中，她竟要朋友们“多钻研点骗术吧，那是无往而不利，你将终生受用，还大可成仙入天堂哪！”这相信是她在说反话，但全则文章中竟找不到一句要读者怎样做人的正话，这是很不好的作风。在这社会里生活，我们的头脑要复杂点，但复杂却不是骗术，复杂是用来对付牛鬼蛇神，骗术却是欺骗善良的好人。又如在《两棵菊花》中，作者先说：

“从这两棵菊花，我联想到社会上的两种人，一种是象这棵白菊花那样，有一点本领就急不及待表现出来给别人看，可是，他往往经不起人们的挑战，一击便倒。另一种人则象那棵黄菊花，默默地学习，培养自己的技能，充实自己的理论，当一崭露头角，便‘名震流俗’、‘才华大显’。”

这段文字是在肯定黄菊花的能养精蓄锐，而致有一鸣惊人的表现，我们暂时不去谈这看法是否正确。但作者的欣赏黄菊花而否定白菊花，在字里行间，却隐然可体会到。可是，接着下来作者却又说：

“这两种人，到底那一种比较好呢？我觉得不应该片面下定论，而应该看他们以什么为大前提，如果他们是为了表现自己，逞个人英雄，那么即使是本领多高强，表现出来又

有何用？如果是为大众服务，为打抱不平，惩强扶弱，那么即使自己懂得的很少，能力有限，也应尽力而为，勇敢去做，怕人见笑而袖手旁观，才是真正的不应该。”

谁也不能说这段文字的论点不正确，但问题就出在作者已在前一段文字中为黄白菊花下了定论，在此却又推翻自己的立论，前后文就自相矛盾了。

说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弱，有能从俗定的价值观念中去发掘出不寻常的意义来，并不就是说曹毅君的作品已是无瑕疵可觅了。最明显的一个不足处就是她的文章结构较松弛，艺术构思还有待提高的必要。同时，在本集子中写得有意境的如《夜归》中的这样的段落是较少见的：

“有时月亮非常明亮，月光象一道瀑布从天上倾泻下来，洒得遍地遍野都是；泥路上印满杂草清晰的影子，微微的清风吹来，草木象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周遭是一片宁谧、恬静；那时刻，我的心境也被感染得异常平和舒畅……”

意境的不够凝练，文字的不够洗练，这是散文的致命伤。但所谓的意境，不仅仅是指描绘风景而言，从平凡的事件中看出其社会意义，以具体的事物来表现抽象的感情，这也是意境。意境的创造，不能忽略了思想水平的提高，但突出的艺术构思，深刻的生活体验，及精炼的文字，往往会给正确的主题思想予衬云托月的作用。

从曹毅君驾驭文字的能力与思想水平看来，她是有写出好的散文来的潜能的。希望她继续努力创造吧！

谈谈《生活杂笔》

有人误以为写杂文是轻而易举的，至少比写散文、小说、戏剧或诗歌容易，这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土木君在《生活杂笔》后记中曾说：“大凡杂笔之流，似乎每一文章皆无牵连脉经之可寻，各成片断，只是直抒胸臆。”这观点是不正确的。杂文在取材方面诚然是较驳杂的，但并非无脉络可寻。鲁迅先生的杂文，结构之严谨完美，是人所共知的。即使是本地的作品中，有些较成功的杂文，也并非信笔写来，而不顾及文章的结构。

土木君写的杂文是有的放矢，但有一个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文章结构不严谨，往往在一篇文章中穿插进许多没有必要的段落，如《花》、《果》、《鸟》、《书》等等数篇，由于不必要的段落的比重太大了，致使文章的主题显得相对地不突出了。

土木君在后记中又承认他的文章取材“大部分是日常琐事，平凡清淡”，读完本集，真的感到作者谈来谈去，多是芝麻小事，而对其他较有社会意义的社会现象，却没有涉及，这相信是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致然。

在主题思想方面，有些篇章也未尝不无商榷的地方。例如在《杂感三则》的首则《圣牛和蠢牛》中，作者说蠢牛“不声不响的干活，为人类服务着，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应得的食物——草，但还要受到人类压挤，挤出新鲜的乳汁，在不能操作时，受到屠杀之后，还要加以抽筋剥皮，制成有用的食物和物品，成为农人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帮手，却还被一些间接受益的人加上‘蠢’的形容词”。反观圣牛却“受到宗教的庇护，人类的膜拜，不必操作，又可以游荡阻塞街道……”，在这里作者很为蠢牛鸣不平。在次则《蠢牛和哈叭狗》中，作者却说：“如果没有这许多蠢牛的劳动，试问哈叭狗还有鲜美的牛肉吃和舒适的享受吗？这已隐然在赞扬‘蠢牛’的生活方式了。在末则《狗和羊》中，作者竟要我们“学习牛羊的服务精神。”这三则杂感的思想文路是很紊乱的，前后自相矛盾的。其实，哈叭狗的行径根本不值得一提。其他种类的狗，为了一日三餐而做工，他们的本质也不可相提并论。作者一味赞扬“蠢牛”的服务精神，而忽略了他们受鞭打，折磨，愚化，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思想上的偏差所造成的。

如果批评不算挑剔，要求词意明朗化是有别于“雅得可爱”，土木君的文章中有些段落是令人费解的。例如：

“当它（狗）给主子弃掉时，又会奴颜婢膝的跑到别一家去，万一不幸被穷人家屠了当成羊肉卖时，它也不懊悔平日的作为，反而产生一种‘阿Q精神’，认为死了也不会象蠢牛一样，每个人知道这是狗肉，而是由挂着羊头认为是羊

肉，同时也自叹降低价格，以羊肉的身价出售，没有分别出吸血者和吃草皮两者的身份价格。其实，如果知道所挂的是羊头，所卖的是狗肉，其价格是会更加低贱，还会受到别人的咒骂和受欺凌者所感到痛快的。”

含蓄也是一种美，但含蓄到晦涩，弄到句子不连贯，就很难令读者明了作者本意之所在了。上引的那段文字，相信作者的原意是想写得含蓄点，但弄巧反拙，令人费解。

由附在文章末尾说明的日期看来，作者是很勤于写作的，除两篇是旧作外，其余的都是近两三年来的作品。土木君若能在文章结构及文字的运用上多用些心思，凭他的这股劲，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来的。当然，思想水平的提高，对人生、社会的更深的认识，该是比技巧的提高更重要的。

在黎明来临前的玫瑰色曙光下，我们在小溪畔发现倒映在清澈水中的水草的倩影，那份愉快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这水草的生命力是刚强的，叶子是坚硬的，但我们惋惜那凝在叶子上的泥沙，它破坏了倩影的秀美。说泥沙的该剔除，并不等于说水草的无用，正是以这样欢欣而又惋惜的心情，我写下了《生活杂笔》的读后感。

后记

好的杂文该象是掷向敌人的矛，好的评论文字该象是保护朋友的盾。但我不是突出的工匠，既打不出好的矛来，也铸不出好的盾，这都只是些幼稚拙劣的东西。

风雨频繁愁煞人，我深感于诗歌，散文，小说有时并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心中的苦闷；偶而也就涂了些杂文，意在刺破现实中的一切虚虚假假，丑丑怪怪；看到新书出版，没人为文批评，也就不自量力充当廖化，提笔介绍；三年来，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写的杂文及介绍文字，收集在一起，就只有这样薄薄的一本了。承蒙洪炉文化企业公司的主持人的错爱，愿意给予出版，谨此致以谢意。

我说过我不是突出的工匠，我只是在昏黄的街灯下的街边的非“禁止小贩”区，摆出这样的一批什货来，给赶路的朋友们知道，即使在这种凄清的夜，也依然有人在求生存，求摆脱。但倘若有人走近来问我：“你说文章该怎样怎样写才会成功，但你的东西为什么又不感人呢？”我将会瞠目结舌，一如寓言中的那个卖“矛盾”的人一样为之语塞，因之，书名之曰：矛盾集。



出版：洪炉文化企业公司

地址：51-A, Lorong Lim Bang,
Singapore, 25.

承印：新的印务公司

日期：7 - 1976

定价：M\$ 1.00